

一位公安局长的生“44格”

“

2019年国庆节，李鲲在花椒村督导施工进度时接连崴了两次脚，还成天一瘸一拐地往工地上跑。有一天，腿实在肿得厉害，去县医院一照片才发现，右腿腓骨不但早已折断，还错开了不小的距离

在此之前，县里还有一位从佛山来挂职的副县长摔断了胳膊

2019年底，当雷波县脱贫攻坚通过省级验收时，有同志说：“咱们的脱贫真的是一‘手’一‘脚’干出来的”

本报记者吴光于、李力可

初见李鲲是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公安局的局长办公室。椅背上挂着一件厚重的公安制服，茶几上放着半个又干又硬的馒头。

采访持续了三个多小时，办公室不时有人进来，他的电话也总是响起。“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一大早出去下乡，还要赶着把好多事处理完。”他带着歉意说道。

脱贫攻坚攻城拔寨之年，这种“多线程”的工作状态，在凉山干部中很常见。对于一个“外来”的公安局长来说，难度更大。

有人曾把人一生的每个月都画成格子，一辈子大概能有900格。从2016年9月至今，已在凉山划去44格的李鲲，每一格都有独特的风景。

“浮云村庄”里的“村长”

去年瓦扎村路终于修通的时候，李鲲第一个开车上去，半路遇到老百姓放牛。第一次看到汽车的黄牛眼睛瞪得老大，一溜烟儿跑了

“我父辈在川藏线上干了20多年。男人一辈子总要有点值得说道的事情，他选择了高原，我选择了凉山。”从雷波县城出发，越野车沿着金沙江蜿蜒曲折的山路行驶，我们和李鲲聊着天，不知不觉来到八寨乡瓦扎村的山脚下。

2016年9月，作为四川省委组织部选派的17名援凉干部之一，李鲲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公安局，来到金沙江边的这个偏僻小城，任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。

这里是凉山的东大门，既与四川宜宾市、乐山市交界，又与云南省永善县接壤。自上世纪初，毒品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这里。当地彝汉等多民族聚居，文化相融，民俗却不同，公安工作压力重重。同时，这里也是凉山州11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之一，脱贫摘帽任务繁重。

去瓦扎村的路，李鲲走过许多次，村里人对他和他的扶贫警察车队很熟悉。即使是喝醉的老汉和不懂事的孩子看到他们，也会挺直身板，笑嘻嘻地敬个礼。

“在这儿，我更像个‘村长’。”李鲲说。县公安局的人都管瓦扎村叫“浮云村庄”——村子坐落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，山顶与山脚的垂直高差超过1000米。这座山像一只手背向上拱起的手掌，每一垄高悬陡峭的山坡就像手背，6个村民小组就分布在不同的山棱上。

过去村里没有公路，村民去趟集镇走羊肠小道，单程至少4个小时。一到雨季，山脚下的西苏角河的水涨得老高，会把村子困成一座“孤岛”。

村里的女人生孩子，几乎都在自家床上。头疼脑热的小病基本靠扛，实在病得厉害了，才找壮汉背下山去……

2018年3月，帮扶这个村子的任务，交给了县公安局。第一次进村，当李鲲满身泥泞地站在破破烂烂的村委会坝子里时，村委会主任吉巴呷呷连声告诉睁大眼睛看稀奇的老百姓：“这是来过我们村最大的‘官’！”

那天，考察完安置点选址后，李鲲小心翼翼地顺着70度的羊肠小道下山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步子不自觉加快了。头天山上刚下过雨，路又陡又滑，当他意识到刹不住时已经太迟，整个人直奔着悬崖而去。

幸好，崖边有个考察组的老同志看见他冲过来，迎着他使劲一抱，俩人一起翻进了侧面山坡上的垃圾堆里。

“那个滋味酸爽啊，一身都是垃圾。”他笑着说，“要是没那位老同志，那天我就算‘交



▲2018年3月5日，李鲲(右二)在八寨乡瓦扎村为集中安置点选址后，从悬崖上下山。

(受访者供图)

待”了。”

这件事坚定了李鲲要以最快速度在瓦扎修条快速路的决心。可是，最初没有村民相信汽车有天能开到村里来。

冬天山上下雪，夏天山下涨水，一年安全施工期不足6个月。过去县里也尝试过往村里山上修路，最终都因施工难度大、安全系数低，要么叫停，要么进展缓慢。

如今，沿着建好的通村路进村，危险仍可见一斑。车身外不到半米就是悬崖，不时有碎石落下。遇到急弯，方向一次打不过去，还得多回几盘车。

“这么陡的山，工程机械难道是直升机吊上去的？”记者很好奇。

“不，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，但是有‘特工队’啊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们看到一片约60度的山坡上，清晰地留着之字形痕迹。

“当时找了两位技术好、胆子大的挖掘机师傅，从山脚开始，挖一铲爬一步，最后走之字形上到了山顶，然后再从山顶开始，把路倒着修下去。”李鲲说。

去年，瓦扎村路终于修通的时候，李鲲第一个开车上去。半路遇到老百姓放牛，第一次看到汽车的黄牛眼睛瞪得老大，一溜烟儿跑了。

顺着这条路进到村委会，副局长张坤拿出手机给记者看照片。“刚来的时候这里破破烂烂，地上全是泥坑。用了192天，变成了现在的白墙黑瓦。修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住在帐篷里，只要人一走，耗子就钻进去。”

穿过篮球场，山坡背后是一片寂静的村庄。29户人家的新居依山而建，像一只蝴蝶在云海山川间展开双翅。

当初，为了给安置点选址，李鲲徒手爬了五趟瓦扎，后来建安置点去得更多了。

“砌小红砖要‘马牙错’‘逢五进五’，混凝土和泥沙的比、钢筋的粗细、结合部弯曲的角度、女儿墙的构造柱、防水的材料、每道工序材料的用量，我全部都搞清楚。”精准扶贫把这个中文系出身的老民警逼成了“包工头”。

中午，我们循着香味来到一户人家的后院，揭开锅盖，干辣子烧腊肉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家家户的小院里都种着蔬菜，蚕豆花香阵阵扑鼻，畜圈里的小猪白白净净。

村主任吉巴呷呷说，自从有了路，搬了家，村里的人都变讲究了。

走在村道上，不时碰见穿着红背心的保洁员打扫卫生，一家小卖部门口还贴着“精准扶贫有关工作人员一律免费提供开水”的提示。

小卖部老板曲比干田过去是贫困户，如今一家五口住在两层楼的新房里，开了小卖部，加上养鸡、养猪，生活蒸蒸日上。“看到扶贫帮扶队总吃方便面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就用这样的方式说声‘卡莎莎’（谢谢）。”

来到凉山4年，李鲲联系的不止瓦扎一个贫困村，还涉及三个乡六个村。

在大堡村，当他发现贫困户老杨有返贫风险时，为他家两个孩子申请了慈善组织的助学金，还把对方的微信朋友圈翻了个遍，最后一起商量出养牛增收的主意。才一年多时间，老杨不但摆脱了返贫风险，还成了村里的养牛带头人。

2019年，为了保障巴姑乡米西洛村25户安全住房按时完工，他根据每道工序给施工方做了一个倒排工期的Excel表格，每天逐项对照检查。“有了这个表，每个环节的怠工都会暴露出来，施工队班头见到我就害怕。”

2019年国庆节，李鲲在花椒村督导施工进度时接连崴了两次脚，还成天一瘸一拐地往工地上跑。有一天，腿实在肿得厉害，去县医院一照片才发现，右腿腓骨不但早已折断，还错开了不小的距离。

在此之前，县里还有一位从佛山来挂职的副县长摔断了胳膊。

2019年底，当雷波县脱贫攻坚通过省级验收时，有同志说：“咱们的脱贫真的是

一‘手’一‘脚’干出来的！”

“有几把刷子”的省城局长

他常常去强制戒毒所跟吸毒人员聊天，也教他们背诗、唱歌……“这样的公安局长，我们过去没见过，他说的话，吸毒人员能听得进去”

未到雷波时，李鲲就听说过这里治安复杂、民风彪悍，公安基础工作的欠账也不少——全县没有警用电台，警车车况差，派出所年久失修……

2017年3月，县城连续发生入室抢劫案，还没破案时，民警上街吃个面都要被老百姓埋怨“你们案子都破不了，还好意思吃面！”

“后来案子破了，公安局锦旗都接不过来。通过这件事我发现，这里的群众很多时候的‘彪悍’，其实是来自内心的淳朴，来自对正义很深的渴望。”

2017年11月1日，雷波公安破了一起建县以来最大的贩毒案，查获了55公斤海洛因，打掉了一个长期危害凉山的14人贩毒团伙。“那段时间，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老百姓对我们的称赞。”

在县公安局帮扶的瓦扎村，有个叫日吉某某的逃犯，2009年在福建涉嫌杀人骗保，一直负案在逃。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，又借着瓦扎村路远山高的天然屏障，跟民警“打游击”，多次从抓捕中逃脱。

2018年8月24日清晨，暴雨过后，道路阻断。了解到日吉某某行踪的副局长张坤，带着几个民警穿着便装去瓦扎村入户。

日吉某某并没有料到，下过那么大的雨，路都断了，居然还有扶贫干部上山来。他更没料到，这些人居然是冲着自已来的。他正放心大胆地在家中喝酒的时候，被张坤他们逮了个正着。

日吉某某的归案，又让县公安局在当地得了不少“赞”。

凉山治贫，回避不了治毒。由于历史文化、地域经济等原因，雷波曾深受毒品戕害。

与当地吸贩毒人员交锋的这几年，李鲲逐步认清，毒品问题的根其实是在“穷”上。

“不是单纯经济上的‘穷’，还有教育、医疗等多方面的贫乏，才造成了过去对毒品的错误认识。其实，治毒和治贫殊途同归，一脉相承。”他说。

李鲲经常讲，凉山禁毒不同于其他地方，要有霹雳手段，更要有菩萨心肠。他常常去强制戒毒所跟吸毒人员聊天，也教他们背诗、唱歌，和他们一起编小品。“这样的公安局长，我们过去没见过，他说的话，吸毒人员能听得进去。”一位强戒所的同志说。

2018年，凉山开始推广索玛戒毒管控App，对有吸毒史的人员开展戒治。6月的一天，县禁毒办接到一个从泰国打过来的长途电话，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四个是雷波人，以前有吸毒史，现在泰国打工，希望能录入管控，参与戒治。

此后，社区康复戒毒工作站总能定期收到他们从泰国寄回的泰语尿检报告，群众参与禁毒的主动性让大家备受鼓舞。

“其实，凉山群众的自尊自爱感极强，只要把道理讲通，效果非常好。”李鲲说。

这几年，公安局“瞎、聋、瘸”的硬件短板也逐步改善。如今，350兆警用电台覆盖全县主要道路和乡镇，警车基本全面换新，派出所也全部改造完成。

李鲲还向定点帮扶雷波的中纪委申请争取到300余万元资金，设计建设了雷波县禁毒教育基地。他又合理安排中央资金近

8000万元，建设了新的看守所、戒毒所、拘留所，20世纪50年代建的监所终于跟现代化接上了头。

通过4年的努力，雷波“两抢两盗”侵财类案件大幅下降70%以上，群众安全感大大增强。大伙都觉得，这个省城来的局长真不是来“浸一水”就走的，真有几把刷子。

缺席的“格子”

去年儿童节，他带着女儿上了一次“浮云村庄”，看着孩子在开满红花的木棉树下奔跑的身影，他觉得心都化了

通过整治水上交通安全找到根治金沙江非法网箱养鱼的突破口；把要喝农药的老上访户变成了忘年交；抬着小板凳坐到20多个对征地赔偿有意见、长期阻工的村民对面，把他们一一说服……几年下来，李鲲巧妙处理、化解了很多老大难问题。

秘诀是什么？“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不同，文化传统更是陌生，其实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最关键还是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。”李鲲说，“当年反动派对彝族群众是剥削和驱赶，共产党则是主动接近和帮助。只要心接近了，问题就好办了。我们和革命先辈之间隔了几代人，但是我们依然做着同样的事，那就是走近群众、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。”

2017年，公安局帮扶的大堡村要脱贫，但担心脱贫后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，部分建档立卡户不愿意如实反映收入已达标的情况。

李鲲去给村民做工作：“脱贫摘帽就好比坐上了一趟班车，下一站就是好日子。扶贫就是党和政府用帮扶政策给我们搭了把手，买了张车票。但是要到下一站，车子还得加油，这个要靠咱们用劳动去实现。”

这么一讲，大家明白了道理。平日里，李鲲是个科幻迷，喜欢读《三体》，能从阿西莫夫谈到希格斯玻色子。他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总爱劝自己的朋友：“人一辈子，遇到对的人，千万不要让她走了。爱是陪伴，要珍惜。”

可是，陪伴却成了他最大的遗憾。不久前，爱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：“雷波已经脱贫摘帽了，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，但家里的任务可还没有完成呢。”一谈起家人，李鲲眼里放光，却又充满愧疚。

他和爱人都是晚婚，爱人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心脏装的是人造瓣膜，需要长期服用药物。

2018年，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得最艰难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爱人的电话，说买不到药，已经断药4天。

“她那个病，如果超过一星期不吃药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当时我在雷波赶不回去，吓得脚都软了，最后找了很多朋友才弄到了药。”讲到这儿，他平时语气里的轻松幽默不见了。

“她曾经给我算过，如果把人生画成900个格子，每个月一格，从2016年到现在，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一个格子都划不满。”

有一次，6岁的女儿趁他回家非要拉他去幼儿园。那天，她一个一个地告诉老师和同学：“这是我爸爸，他真的是‘警察叔叔’”。原来，孩子经常在幼儿园说起他，他却一次都没出现过。

去年儿童节，他带着女儿上了一次“浮云村庄”，看着孩子在开满红花的木棉树下奔跑的身影，他觉得心都化了。

整个村庄也是他留在心里的一幅画。“我想等她长大了，再带她回来看看，那时她会明白爸爸当年在这里做的事情，懂得选择的意义。”

连续九天不舍昼夜奔波在武陵山区，下乡调研行程超过2000公里，连开十余场夜间工作会议……这些画面，完成了湖南邮政干部尹定峰最后一块人生拼图。

2019年11月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张家界市分公司党委书记、总经理尹定峰下乡期间突发心梗，因公殉职。

41岁的他，在艰苦地区扎根多年，努力消除深山邮政“盲点”，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……尹定峰把自己的一生，定格在了深山邮路上。

打通深山“邮路”

地处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的张家界，奇峰秀水，美不胜收，但产业基础薄、基础设施落后。

过去，在湖南邮路版图上，张家界有60多个“空白乡镇”。这些偏远乡镇地处山区，没有邮政自有网点，这意味着当地老百姓收寄信件、储蓄、取包裹等十分不便，且价格昂贵。

2017年7月，39岁的尹定峰被选派到中国邮政张家界市分公司主持工作。在邮政系统，张家界是湖南最困难的地区之一，经济落后、交通闭塞；同时，一些历史原因导致分公司负债很高，“尹定峰是临危受命”，湖南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黄绍湘说。

分公司驾驶员杨猛记得，上任那年，尹定峰一忙完手头工作就叫上他一起去山区调研走访。“每天下班后出发，哪里落后就往哪里去，晚上11点多才回来。”

两年多时间，尹定峰跑遍张家界300个行政村，行车9万多公里。在他对口联系的慈利县，这个“新来的一把手”能一叫出16个邮政支局100多名一线职工、乡邮员的名字。

为方便偏远落后山区的老百姓用邮，在张家界市分公司资金极其困难、负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，他毅然拨付资金在“空白乡镇”建网点站所，又出台补贴政策，鼓励干部职工去“空白乡镇”扎根。

一些多年不通的“邮路”就这样打通了。偏远山区的老百姓终于能享受到畅通便捷的寄递、储蓄、报刊订阅等基础公共服务。

许多次，村里召开邮政产品服务说明会，尹定峰会抄起话筒，一个箭步冲上讲台，给村民深入浅出地讲理财和防诈骗，教他们如何通过农村电商来发展产业，他还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，以便为群众答疑解惑。

张家界市慈利县杉木桥镇邮政支局局长赵子林回忆，尹定峰总是叮嘱一线工作人员，“农村老百姓攒一些钱不容易，储蓄、理财服务一定要做扎实些，为他们谋福利”。

贫困户：“他是‘狗不叫’的好干部”

张家界邮政分公司的许多人管尹定峰叫“月哥”——因为他一个月最多回家一次，把绝大多数周末和节假日留给了对口帮扶的桑植县四方溪村。

从张家界市区到四方溪村，来回车程要六个多小时，坡陡路滑，许多地方路边就是峡谷深渊。这两年，仅档案有记录的，尹定峰就去了26次。

尹定峰的大女儿12岁，小女儿4岁。妻子田果说，这两年丈夫去贫困户的次数，比回长沙家里的次数还多。

桑植县四方溪村深度贫困，是湖南省邮政公司的对口扶贫点。尹定峰通过走访发现，很多贫困户家里囤积着大量高山土豆，口感好却其貌不扬，又因交通不便、缺乏包装，卖不出好价钱。

2018年夏天，他主动与村里对接，在四方溪村建起了邮政农村电商服务中心，带领员工们帮助老乡收土豆、打包、邮寄，囤积的土豆一下子卖光了。

“现在村里187户贫困户，还有非贫困户，都靠这个平台卖东西，实现贫困户分红全覆盖。”村支书周波经常和尹定峰一起吃泡面当午餐，“他总说吃泡面最不耽误时间。张家界邮政分公司资金情况很拮据，但他每次来，都会自己掏腰包给贫困户买来买油。”

“他是‘狗不叫’的好干部。”在贫困户刘本佑眼里，尹定峰就像亲人，隔三岔五就走动。通过多次走访，尹定峰下村入户早已不需要带路，对贫困户家底和脱贫进度能脱口而出。

“苦一点没关系”

一个书柜，一张书桌，一摞摞工作笔记，这是尹定峰的办公室。他生前工作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张家界市分公司条件简陋，狭小的院子里竖着一栋陈旧的办公楼。“他没有任何‘官架子’，工作中是战友，生活中是兄弟。”同事孔国祥回忆。

为缩减单位开支，尹定峰带头取消了自己办公室的桶装饮用水，给每层楼安装了饮水机，就这一项，每年能节约出20万元经费。

“我儿子总说‘如果你要我也要，那就搞不下去了，苦一点没关系’。”母亲彭晓说，有17年党龄的儿子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2002年，尹定峰背着母亲，主动申请西藏基层邮局支援工作。出身湖南邵阳农村的尹定峰，曾是湖南邮政系统最年轻的处级干部。“他是敢于担当的干部，没有私心。”黄绍湘说。

近20年的工作中，加班是他的常态。田果说，几年前尹定峰还在省公司工作，她经常给丈夫留饭到深夜，有时还得送饭到单位。“次数多了，门口的保安都问我是哪个快餐店的。”尹定峰去世后从未休过年假，只带妻子和两个女儿出游过一次。他去世后，田果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张全家福。“一年顶多在家住十来天。每次回家总带着公文包，里面装的全是工作资料，一接电话，拎着包就走了。”

2019年年底，尹定峰的追悼会在长沙举行。彭晓见到了从桑植县四方溪村驱车数百公里赶来的周波。周波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我们村2003个村民都感谢您的儿子。等两个孩子长大了，欢迎她们去四方溪村看看，那是她们的父亲奋斗过的地方。” 本报记者阮周周、袁汝婷、黄康懿

生命定格在深山邮路上的「狗不叫」扶贫干部